

# 一条老街见证百年时光

## “营前埠”的繁华过往

记者 林晓

我们在上一期《飞云江人文系列》的《400年来“瑞平迁移”之谜》文章中，讲到飞云江中游的营前村，其村名由来是因为村后驻扎兵营，村庄位于兵营之前，故得名“营前”。明代景泰四年(1453)，瑞安析置泰顺县后，便增加了一条江南驿道，铺兵客商往来繁多，营前因地理条件上的优势，出现了商铺和客栈，渐而繁荣起来。

明代嘉靖年间(1522至1566)，瑞安孙氏先祖孙义严从高楼孙山村迁徙平阳南陀定居创业，其后，明代万历年间(1573至1620)南陀的周姓人家又迁至营前，此山水之间曾发生过的繁华记忆，在相互的“瑞平迁移”中遗留了下来。

今天，我们将继续走近飞云江中游营前，说一说这里的一条百年老街，及营前埠头曾经的繁华。



营前老街

### 大水淹至 观音阁

据《飞云江志》第三章《水旱灾害》第一节《风潮》记载，民国元年(1912)5月10日至8月29日，瑞安狂风大雨有5次之多。各乡镇村落皆大水横溢。人畜、房屋、田禾淹没无数，曹许乡水没屋檐际，港乡一带损失尤巨，8月30日，飞云江横尸蔽江。

在瑞安，这是近代有关台风大潮记载最悲惨的一次，所谓水没屋檐际，港乡一带损失尤巨，飞云江横尸蔽江。发生时，高楼营前正是受灾最严重的沿江村庄之一。

“我们这一带地处飞云江中游，村庄的房屋又建在江水旁边。江水淹没堤岸，顺势就淹没了整个村子，全

村除了现在的观音阁，其他房子都被这次大水淹没了。”营前村村委会主任陈崇民一边讲解历史，一边带领我们来到村里。

陈崇民今年38岁，1912年的这场台风大潮他自然没有经历过。然而，作为土生土长的营前人，这一段历史还是被前辈人口授心授了下来。仿佛百年之前的这场水灾，他也亲身经历，提起此事，还心悸不已。

此外，据《温州历史大事记》的记载，“8月27至30日，温州13县，遭飓风袭击，暴雨成灾。永嘉西溪一带山洪，卷走万余人，各县被毁民房34.61万余间，被淹田禾40.1万余亩，受灾人口达59.41万人。”

### 60根扁担一条街

从营前村入口处步行来到营前老街，约10多分钟路程。我们在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来到老街时，几位老人正坐在街角拐口聊天，拉家常。

说起老街，老人们的心情还十分怀旧。村民们告诉说，老街里的房子都是在1912年这场台风大潮之后才盖起来的，距今已有百年之久，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。“以前，营前村南至瑞安马道，西至文成、泰顺，北至青田，东至平阳水头，作为水路上惟一的中转站，这里十分繁荣。”

村民们介绍，以前老街上开设药铺、打铁铺、肉铺、布店、南货店……“在我小时候，街上单单剃头店就有25间。”陈崇民带领我们来到老

街，指着这些即将倾倒，眼看着有的已是危房，有的已经倒塌的屋前，介绍道。

村民周林妹今年75岁，她说：“我们这里有句俗语是，‘60根扁担一条街’”。原来，热闹时，老街的每户店铺前，还有一些挑夫做点小生意，形成“街中街”，每位挑夫一根扁担，又形成“60根扁担一条街”的局面。

按每根扁担2米长计算，当年的营前老街约120米长。陈崇民介绍说，当年的老街确实有100多米长，街面仅3至5米宽。“来往的客人要从‘街中街’中穿过，走到对面的商铺也是人挤人的。特别是到了逢年过节，营前老街上瑞安人、文成人、泰顺人，还有青田人和平阳人，说的话也是各种腔调，很有意思。”

### 营前渡口 事干多

正因为地处飞云江中游，加上水路上便利的原因，使得营前村400年的历史极度繁荣。在采访中，我们了解到，营前渡口一带“事干”很多。

今年75岁的苏志立号称“营前百晓”，是土生土长的营前人，对这一带的历史、地理都很了解。据他介绍，上世纪50年代，经营前过渡至濠门溪西岸向北延伸，路基均需开山劈岩，填

岸驳坎，多弯道，工程艰难。

1958年8月5日，瑞安南岸马道至营前公路通车。此后，水路运输就慢慢地衰落下来。

1962年9月10日至12日，强台风袭击瑞安，高楼邮局被洪水淹没一天，高楼至城关电话干线的10条木杆被冲走，营前过飞云江飞线杆被折断。

1982年4月12日，原营前公社小岙口大队放映《桃李梅》

影片。至晚22时散场，邻近的潘营大队(现潘营村)社员涌向返岙渡口渡乘船，因船小客多，严重超载，加上渡船破旧，船前头严重漏水翻沉，淹死15人。

“处于水路中转站的营前渡口一带，‘事干’很多。当时高楼大京大桥还没建好，飞云江北岸的330省道也没有建造，我们营前村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是很繁荣的。”苏志立说道。

### 昔日繁华不再

坐在村民苏志立的家里采访聊天，门口仿佛可以探寻到春夏的气息。放学了，街面上传来几位孩子的吵闹声。可村子里，仍有一丝无奈的“阴静”，让人感觉到这营前的冷落。不远处的老街上，一片残破的屋脊，断裂的墙壁，无法让人安宁。

“新房子不能盖，老房子破了也不敢拆，这是我们村面临的困境。”苏志立说，因营前村地处赵山渡水库两岸300米范围内，

属于一类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禁止新建、扩建、改建与供水设施、水源保护无关的各类建设项目。

“不走也不行，这的人越来越没有活路，没有地、没有工作，不得不到外面打工。可打工赚了钱吧，回到家也没地方用，新房子不能盖，老房子破了也不敢拆。”村民们也很痛心。

在75岁的苏志立眼里，几十年前的繁荣现象，还像是昨天一样。但一转身，昔日繁华

已成记忆。

不仅如此，村民如需到高楼镇及瑞安市区办事，一般都要搭乘船舶，需要过飞云江到对岸乘车。“至今，营前至潘营的渡口还在摆渡。交通不便、生活困难，更谈不上生产发展了。”苏志立甚至还出了主意说，“我希望用我们营前一带的飞云江水源，来带动温瑞塘河的水源，相互流通起来，为瑞安与温州这条母亲河作点贡献。”

### 一批画家、摄影家曾来营前

2009年，国内知名画家陈士斌一行多人来到了营前画画写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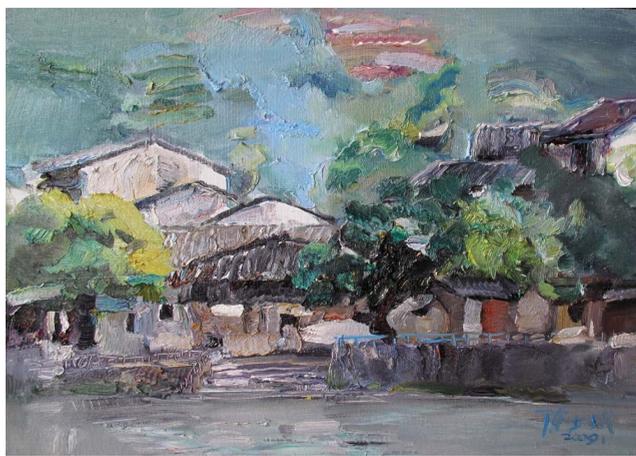
“自然古村落很有‘画头’，木质结构的房屋虽然大多已破旧不堪，歪歪斜斜，但十分入画。只是营前还没有如安徽皖南写生基地那样完备的生活设施。”陈士斌讲的话，有些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意味。

村民们说，在此之前还没见过来画画的人，也许陈士斌一行就是第一批。近几年来，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画家和摄影爱好者来到营前，对原生态的水乡老街，进行艺术创作。

在采访结束时，我们与陈崇民及几位村民站在“营前埠”前。埠头边上还有几块清代的石碑，历经百年，风化严重，字迹模糊。这一点，确实像营前旧时的繁荣，已剩下不清晰的背影了。

今后，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如何同步做好老街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，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。因房屋年久失修，与外界

“洋楼”相比，营前老街成了村民们的负担，但因此而保持的原生态风貌，也许能让营前找到一条好路子。



画家陈士斌作品《择水而居》